七日談（澳門篇）

以文學凝視澳門：當文字成為城市的心跳

吳志良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五日，當《2023–2024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和《2021–2024年度澳門演藝評論選》兩本新書被輕輕放置在發布會的展台上時，它們所承載的遠不止是數百頁的文字與評論。這是澳門文學十五年來的又一次深情自白，是作家們以筆為舟、以心為燈，在時代浪潮中為這座城市捕捉的脈動與溫度。

文學從來不是孤立的藝術表達，在澳門這片土地上，它尤其如此。這兩部作品選的出版，恰如一面多棱鏡，折射出澳門獨特的人文光譜。

翻開《澳門文學作品選》，讀者很快會發現，這些文字從未遠離澳門的大街小巷。小說的敘述穿梭於老城區的石板路與新興社區的玻璃幕牆之間，散文的筆觸記錄着市井生活的細微波瀾。

文學在這裏，成為一雙「溫潤的眼」，凝視着這座城市每一道生活的褶皺。

在媽閣廟前虔誠祈福的側影中，在崗頂劇院迴盪的詠嘆調裏，在士多店阿婆滄桑掌紋間的故事內，文學捕捉到了澳門人最真實的生活狀態。這種凝視不是遠距離的觀察，而是一種深情的融入，是對「人」最誠摯的關懷。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澳門文學對年輕一代的關注尤為敏銳。那些在新舊交錯街巷中徘徊的身影，他們的憧憬與迷惘，希望與困惑，都被作家們敏銳地捕捉並賦予文學形態。這種代際視角的平衡，使澳門文學既有歷史的厚度，又不失時代的鮮活。

澳門文學中一個不可忽視的維度，是傳統詩詞的現代表達。《澳門文學作品選》中專設詩詞篇章，展現了一批詩人如何以嚴謹的格律、凝練的語言，傳承中華文化的基因，同時抒發對這片土地的深情。

這些詩作證明，傳統詩詞並未遠離當代生活，反而在與時代的對話中煥發新生。詩人以古典形式表達現代感受，在平仄對仗間探詢心靈幽微，於有限格律中開拓情感邊界，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跨時空抒情」。

這種創作實踐具有雙重意義：既延續了中華詩詞的美學傳統，又賦予其澳門特有的文化質感。詩詞中的意象選擇、情感表達，往往融入了澳門特有的地理景觀與文化符號，形成了別具一格的「澳門詩韻」。

《澳門演藝評論選》則呈現了另一幅文化圖景，它記錄了澳門劇場在特殊時期（尤其是疫情三年）的堅韌與轉型。這些評論文章不僅是演出的觀後感，更是澳門演藝生態的實時檔案。

評論家們見證了演藝工作者如何在挑戰中迸發創造力，如何探索新的表現形式與傳播途徑。從實體舞台到雲端演出，從傳統劇目到實驗創作，澳門演藝界在困境中的應變與創新，被一一記錄在這些文字中。

這些評論的價值不僅在於藝術評判本身，更在於它們構成了澳門文化發展的一手資料。未來的人們通過這些文字，能夠還原這個時期澳門演藝界的真實面貌，理解文化工作者如何在不確定中尋找確定性，在限制中創造自由。

澳門文學的獨特之處，很大程度上源自這座城市四百年中西交匯的歷史積澱。這種交融並非史書上冰冷的年份疊加，而是活生生的文化對話，是嶺南風物與拉丁文明的相遇、碰撞與融合。

澳門作家們敏銳地捕捉到了這種文化交融的細節。他們的作品中，常常出現中西元素自然交織的場景：中式廟宇與西式教堂比鄰而居，傳統節慶與外來習俗相互影響，在地語言中夾雜着外來詞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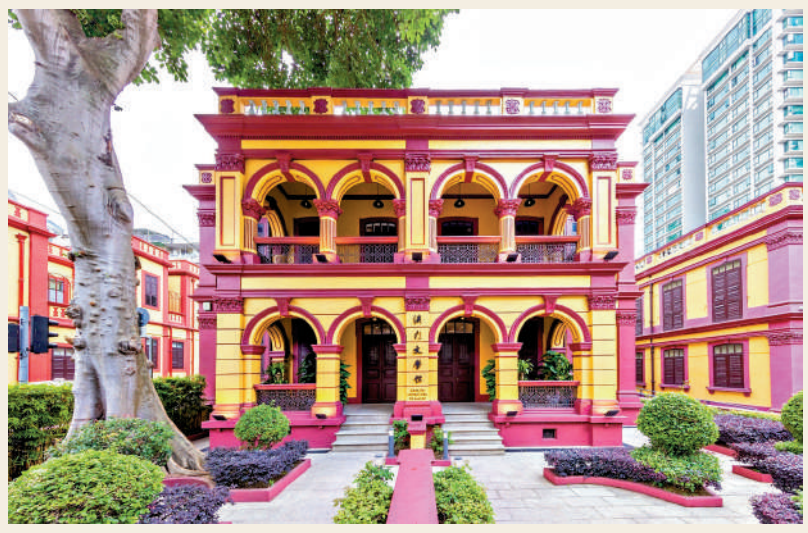
這種文化混合狀態不是簡單的並列，而是經過時間沉澱後的有機融合，形成了無可替代的「澳門性」。文學創作將這些交流的種種細節定格為文字，使作品成為文明互鑒、美美與共的永恆證詞。

在快速變化的當代社會，文學承擔着一項重要功能：守護城市記憶。澳門文學尤其如此，它讓飄散在街頭巷尾的軼聞、深藏於老宅族譜的傳統、瀕臨失傳的工藝與節慶，得以被賦形、被銘記、被傳遞。

通過文學的凝視，那些可能隨時間流逝而消失的文化碎片被重新整合，形成連貫的文化敘事。一代代澳門人透過這些文字鏡像，能更清晰地辨識自身文化血脈的來路與去處，從而獲得扎根於傳統、面向未來的從容與底氣。

這種文化認同的構建不是封閉的排他過程，而是開放的、包容的自我認知。澳門文學既強調在地特色，又不迴避多元影響；既珍視傳統根源，又擁抱現代發展。這種平衡，正是澳門文化韌性的源泉。

展望未來，澳門文學面臨着新的機遇與挑戰。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深入推進，澳門文學不再僅僅是在地的文化表達，更成為灣區文化生態的重要組成部分。



◀澳門文學館。

未來，澳門文學需要在保持在地特色的同時，拓展區域視野；在深入挖掘澳門故事的同時，探索更廣泛的議題共鳴。讓澳門的聲音，不僅回響在灣區，更傳遞到大江南北，成為中華文化百花園中一朵獨特而芬芳的蓮花。

這需要作家們繼續以筆為鏡，照見城市的過去與現在；以心為火，點亮讀者的思考與共情。不僅「說好澳門故事」，更參與構建一個具有人文溫度和歷史厚度的「澳門形象」，讓文學成為連接個體與時代、在地與全球的橋樑。

新書發布會結束後，兩本作品選被帶往澳門各個角落。它們將出現在圖書館的書架上、咖啡館的茶几上、家庭的客廳裏，繼續與讀者對話。

這些文字組成的澳門，不完全等同於地圖上的澳門，也不完全等同於統計數字中的澳門。它是一個由無數個體經驗、情感和記憶編織而成的「第三澳門」——一個存在於文學想像中的共同體。

在這個共同體中，每一條街巷都有故事，每一張面孔都有歷史，每一次日出日落都值得書寫。澳門文學正是這個共同體的心跳聲，穩定而有力，見證着過去，記錄着現在，迎接着未來。

當石仔路上的腳步聲與書頁翻動聲交織在一起，澳門的故事就這樣被不斷重述、不斷豐富，成為一座城市最深沉、最持久的心跳。

跨越千里的接力襄助

人與事

晴天

人生如一場漫長旅途，途中我們會邂逅形形色色的人。有些人，只是擦肩而過的過客；而有些人，卻如寒冬裏的暖陽，於不經意間予我們溫暖與扶持。不久前的香港之行，便讓我深切體會到這份美好。一路上，那些好心人的身影，恰似夜空中閃爍的繁星，照亮了我原本擔憂的行程。

上月初，我不慎摔傷了腿，造成腳踝骨折，行走變得極為不便。醫生反覆叮囑，少走動、多靜養。可月底前往香港的機票早已訂好，滿心的期待瞬間被擔憂取代，真不知這一路該如何應對——要坐火車、轉地鐵、乘飛機，一路輾轉，可怎麼撐得下來？夜裏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着，甚至萌生了退機票的念頭。

一月二十八日中午，我懷着忐忑的心情來到南通西站，準備搭乘D2121次列車前往上海。因腿腳不便，我主動向車站工作人員說明了情況，尋求幫助。工作人員得知後，立刻安排專人推來輪椅，小心翼翼地將我送上列車。那一刻，一股暖流湧上心頭，原本的焦慮也消散了不少。

列車緩緩啟動，我的心仍有些不安。這時，一位年輕的女乘務員留意到我的狀況，我向她說明腿部不便的情況後，她溫柔地安慰道：「別擔心，我來聯繫上海鐵路那邊，下車後會有人接應的。」她的話如同一顆定心丸，讓我懸着的心稍稍安定下來。

列車準點抵達上海虹橋站。車門打開的瞬間，一位志願者已等候在那裏，他微笑着將我扶上輪椅，一路護送我到地鐵口，並且聯繫了地鐵到站的虹橋機場站站方。兩站之後，我下地鐵，又有一位好心人守在車門前，接力將我送到機場航空公司櫃台值機處，幫我辦妥所有手續後，又有工作人員把我送到了登機口。這一連串的幫助環環相扣，我全程未曾下地行走，彷彿在一條滿溢溫暖與關懷的通道中前行。

登上飛機後，我又開始憂心到香港後的安排。機組人員得知我的顧慮，告知落地後會有人接應。兩個多小時的飛行，飛機平穩降落，艙門打開時，地面工作人員已等候在艙門前。他們將我安置到輪椅上，一路陪同辦理入境手續，最後還把我送上了前往市區的大巴。

坐在大巴上，望着窗外繁華的夜景，我的心久久無法平靜。這一路，從內地到香港，跨越千里的行程，沒有一絲狼狽與不便，全靠沿途各站工作人員與志願者的貼心照料。他們毫不敷衍，也未曾因我行動不便而絲毫怠慢，用一句句溫柔的叮囑、一次次耐心的攙扶、一個個無縫銜接的接力幫助，詮釋了什麼是「便民服務」，什麼是「以人為本」。這份不分地域的人文關懷，如春雨般滋潤心田，讓我倍感溫暖安心。

此事已過去數日，但那些好心人的面容依然清晰地印在我腦海中。他們的幫助，如同一束束光，照亮了我這段特殊的旅程，更讓我真切感受到，無論身在何處，這份發自內心的關愛與擔當，始終是最動人的風景。

四季如春的繁花似錦

藝象尼德蘭

王加

明天是立春。逢年過節，我們往往會買一些明艷的鮮花裝點家居，營造出紅紅火火的節日氛圍。哪怕是平日裏，花藝也已成為了很多人的居家日常。在如今的花卉市場，我們隨時可以買到全球各地、甚至不同季節的培育花卉。然而在十七世紀初的尼德蘭地區，四季如春的瓶花是現實中不存在的，僅存在於老揚．勃魯蓋爾（Jan Bruegel the Elder）筆下的瓶花中。

繼其父老彼得．勃魯蓋爾因擅畫農民生活題材而被譽為「農夫勃魯蓋爾」之後，老揚．勃魯蓋爾也因其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留下了多幅栩栩如生的靜物瓶花，以及百花齊放的天堂場景而收穫了「花卉勃魯蓋爾」的美譽。儘管他為摯友兼大藏家、創建米蘭昂布羅休圖書館和美術館的紅衣主教費德里科．博洛梅奧（Federico Borromeo）繪製的《有珠寶、硬幣和貝殼的瓶花》被認為是西方美術史中現存最早的獨立花卉靜物畫，但收藏於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中的《木質容器中的花卉》則因尺幅更大、花卉種類更加豐富而聞名遐邇。

直面老揚．勃魯蓋爾這幅靜物盆花，深感「繁花似錦」這個成語被具象化了。畫面的構圖給人一種「撲面而來的飽滿感」；而赤橙黃綠青藍紫的多彩斑斕加上點綴其中的白色花卉，這種耀眼且和諧的色彩組合令人不由得駐足畫前。在請教過植物學專家前輩後，我發現畫中能夠精確辨認出的花卉品種包括但不限於百合、鳶尾、鬱金香、玫瑰、繡球、石竹花、堇、紫羅蘭、歐洲水仙、三色堇、蒲公英、報春花、花毛茛、柑橘花、萬壽菊、芍藥、皇冠百合、飛燕草、剪秋羅、唐菖蒲、雪滴花、鐵線蓮、風信子、馬鈴薯花等幾十種。它們源自不同產地且在四季分別綻放，以一種近似花卉百科全書般的呈現方式插在一個木質的盆狀容器內。在幾乎全黑的暗色調背景下，這盆爭奇鬥艷的花卉以當時巴洛克時期開始盛行的明暗對照法（Chiaroscuro）技法、以戲劇性的光影對比來表現卡拉瓦喬式（Caravaggesque）氛圍。對於在羅馬旅居期間接觸過卡拉瓦喬作品的「老揚」來說，將其光影效果與尼德蘭傳統中極盡工細的寫實精神相融合，成為他在瓶花系列作品中最具辨識度的藝術風格。

老揚．勃魯蓋爾的靜物瓶花之所以在西方美術史中享有盛名，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靜物花卉這一細分畫種自他開創以來在十七世紀的尼德蘭地區逐漸開始流行。儘管在學院派的審美體系中靜物畫「敬陪末座」，但「老揚」對此畫種的獨立成派可謂居功至偉。其次，在歐洲多地的旅居經歷讓畫家有機會接觸到各地在不同氣候環境下生長的花卉，並巧妙地以不符合大自然季節規律的呈現方式將多個品種「齊聚一瓶」，實現了寫實與想像的結合。在一六〇八年寫給摯友博洛梅奧主教的信中他談到：「這樣的花在家裏養起來太貴了……因此，我去了布魯塞爾，畫了幾種花，根據實物畫的。」由此可見，老揚．勃魯蓋爾的靜物花卉是完全以真實植物為依據的，除了絕佳的記憶力和卓越的觀察力，他甚至在一些情況下進行戶外寫生。而畫作在完成四個多世紀後，植物學家仍能夠憑藉圖像清晰辨認花卉品種的現狀，更說明畫家繼承了尼德蘭繪畫傳統中纖毫畢現的超凡寫實功力。最後，十七世紀初「虛空」（Vanitas）靜物題材已經萌芽，包括卡拉瓦喬名作《水果籃》在內的靜物畫都開始將腐爛的蘋果、殘敗的枝葉繪入畫中來暗喻世間生命的轉瞬即逝。在「老揚」這幅盆花中，幾朵枯萎或被蟲咬的殘花掉落在盆外，同樣包含了「虛空」的含義。綜上，是四百餘年來「花卉勃魯蓋爾」的美譽仍經久不衰的緣由。

◀老揚．勃魯蓋爾畫作《木質容器中的花卉》。 作者供圖

「……當寒冬來臨，萬物皆被冰封，我便從畫中那些花朵——即便不是真花，也是畫中的假花——的景象中獲得樂趣，甚至在想像中還能聞到它們的香氣」。這段老揚．勃魯蓋爾寫給紅衣主教博洛梅奧的文字，闡述了畫家對於花卉靜物的創作初衷。他筆下那些不分季節都能享受的天堂般百花齊放的繁花似錦，如實反映出「花卉勃魯蓋爾」的瓶花既包含接地氣的生活寫實，也具備高大上的審美理想。

此心安處是吾家

如是我見

陸小鹿

去過幾次昆明，忘不了翠湖的波光和紅嘴鷗的剪影。所以，當得知電影《翠湖》以昆明翠湖為背景，我便毫不猶豫走進影院。

影片對昆明的還原堪稱細膩。鏡頭下，翠湖沿岸的長椅上，老人們閒坐休憩，或緩步做着晨練。有人向空中拋灑麵包屑，成群的紅嘴鷗便盤旋聚攏。當文林街熟悉的路牌在鏡頭中掠過時，想起自己也曾漫步這條街巷，親切感油然而生。

影片的核心，是外公樹文喪偶後的「遷徙」人生。妻子元勤離世後，他如一葉無處可依的浮萍，在三個女兒家輪流棲身。工薪階層的大女兒家，煙火氣十足，卻難掩生活瑣碎的擁擠；中產階層的二女兒家，被留學規劃填滿，藏着無聲的疏離；富裕的三女兒家別墅空曠，精緻裝潢卻透着刺骨的冷清。那句「父母的家是兒女永遠的家，兒女的家卻不是父母的家」，道盡了老人的窘迫與孤獨。他與性情相投的吳奶奶相互慰藉，萌生共度晚年的念頭，卻遭到女兒們以「母親剛離世」為由的反對。一份疑似腫瘤的體檢報告，更為這份孤獨添上生命的重量。與此同時，女兒們各自的生活困境、孫輩們或叛逆或早熟的掙扎，都在樹文沉默的注視中徐徐展開。

樹文的境遇，是無數中國老人的縮影。他帶着妻子的舊衣物與口琴，在女兒家中小心翼翼如同局外人。這份孤獨，並非子女無情，而是代際的認知鴻溝。女兒們以為輪流贍養便是盡孝，卻沒讀懂他對精神陪伴的渴求。身為家中長輩，樹文對女兒與孫輩的牽掛從未消減。他理解外孫女的叛逆，在聚餐時為她撐腰；陪伴醉酒的外孫，以沉默化解其偽裝的堅強；在姐妹爭執中，也始終默默地維繫着親情。那件反覆出現的帶破洞的毛衣，彷彿織就了親情、愛情與友情的溫暖底色，揭示出中國式家庭的愛常常藏在行動裏，卻少了直白的理解與傾訴。

《翠湖》如同一面鏡子，照見了中國式家庭的通病。我們總以為物質保障便是孝順，卻忽略了父母對「被需要」「被尊重」「被看見」的渴求。我們習慣了他們的付出，卻忘了他們也有自己的情感需求。樹文的困境，本質上是代際之間換位思考的缺失。影片末尾，一家人在滇池邊掃墓，當畫幅豁然開闊，所有隔閡彷彿被湖水輕輕消融。這啟示我們，家庭的溫暖不是單向給予，而是雙向奔赴。子女需放下「掌控式」的孝順，學會傾聽。老人也可卸下心防，勇敢表達。就像翠湖的水，唯有流動與包容，才能滋養長久的溫情。

影片落幕時，我不禁想起家中長輩。或許真正的團圓，不在於朝夕相伴，而在於彼此懂得。父母的家永遠是兒女的港灣，兒女的家，也可以成為父母心安的精神棲息地。